

杨莉馨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西方女性主义 文论研究



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研究

杨莉馨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研究/杨莉馨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2. 12

ISBN 7-5399-1847-0

I. 西... II. 杨... III. 妇女文学-文学评论-西方国家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2255 号

书 名 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研究

作 者 杨莉馨

责任编辑 沈 瑞

责任校对 全 雪

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泰州人人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4 万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847-0/I·1748

定 价 18.5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11 重点建设项目
江苏省教委留学回国人员启动基金项目

序

杨正润

记得1998年9月,杨莉馨女士被南京大学录取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同时又奉南京师范大学派遣,即将去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比较文学系作一年学术访问。临行前她来同我商量博士论文的选题,以拟订在美国进行学术研究的计划。她希望自己做女性主义文论研究。

说实话,对莉馨的这一选题,我当时曾心存疑虑。题目本身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如果从1970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举办的“女性主义文学和妇女意识”讨论会算起,女性主义文论已问世近三十年,这期间西方各种文学和文化思潮迭起,作为一种开放性的体系,女性主义吸取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和话语,其派别分属多门,其论著汗牛充栋,其内容纷芜繁杂,要进行梳理、辨析和评价,实在是一件费时而又费力的工作;而且关于女性主义,国内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作为一篇博士论文,要写出新意,比已有的成果作出较大的突破,这也绝非易事。其次,莉馨已完成论文、译作多种,她行文细致畅达、条理明晰、结构谨严,特别是论及作品,文本分析颇见功力;但是涉及到文论,则需要厚实的、全面的理论基础和艰辛的思辨,而且要跟上女性主义当代的最新发展,回答种种极富挑战性的

理论问题,这对她是一种新的考验。再次,从我读到的某些女性主义的论著来看,其中女性主义的立场常常取代学理的分析,情绪的宣泄掩盖着思想的贫瘠,从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作为一位女性学者,莉馨能够避免这种偏颇吗?

不过考虑再三,我还是同意了她的选题——这是出于一种信任,因为从1988年她在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选修我开设的课程起,她认真、刻苦的精神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她能够完成这项任务。

此后的整整四年,对莉馨来说似乎是一座学术的“炼狱”,其中的艰辛别人是难以体验的。不过,学术研究总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篇博士论文于2002年7月进行了答辩,参加论文评阅的北京、上海、厦门、苏州、南京等地的十一位知名专家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答辩委员会的七位教授也一致通过了她的答辩。我想,这就是莉馨辛勤劳作所得到的报偿。对我来说尤其值得高兴的是,正是我当年感到担心的那些问题也都很好地解决了。莉馨对女性主义文论进行了完整的研究,对女性主义产生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发展线索、主要流派、代表作家及其理论要旨进行了深入的清理,对其得失作出了公允的评价。她视野开阔、思路缜密,细读原本、辨析精微,既有对国内外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借鉴和发挥,更有自己研究的心得,特别是她考察了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女性主义批评,这一论题难度很大,她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走在了女性主义研究的前沿。

现在,这篇博士论文在莉馨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后得以正式出版,我向她表示衷心的祝贺。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流派,女性主义的鼎盛期已经过去,但是它已经成为西方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杨莉馨博士的《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研究》并

非完美无缺,但是我相信它对中国学术界有关女性主义文论的研究,已经作出了一种无可替代的贡献。

2002年9月于南京大学

目 录

序	杨正润 1
第一章 导论:关于女性主义文论的基本描述	1
第一节 为什么是描述而不是定义	1
第二节 主要内容与基本特征	5
第二章 历史文化前提与文学基础	18
第一节 西方女权运动的两次高潮	18
第二节 20 世纪世界妇女文学的普遍繁荣	29
第三节 内部分野:“镜”与“妖女”	41
第三章 美英学派:妇女形象批评	49
第一节 形象的颠覆	54
第二节 结构与观念的重审	89
第四章 美英学派:妇女中心批评	102
第一节 写作困境与文化反思	105
第二节 “亚文化”与“作者身份焦虑”	114

第五章 美英学派:理论话语的探索与建构	136
第一节 “妇女批评学”理论的提出	139
第二节 女性主义文本与女性主义批评	142
第三节 文论流派的梳理	149
第四节 多元的文化身份批评	156
第六章 法国学派:妖女式批评	165
第一节 解剖不是命运——女性主义视域内的精神 分析学理论	170
第二节 露丝·伊利加莱的“女性谱系”与“女人的 表达”	189
第三节 朱丽亚·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	197
第四节 埃莱娜·西苏的“女性写作”理论	206
第七章 后现代语境下的女性主义文论	226
第一节 契合与分歧:女性主义文论与后现代文化	228
第二节 利奥塔与多元女性话语	236
第三节 解构哲学与女性主义	265
第四节 对强势话语的共同抗拒	277
第五节 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	288
第八章 结语:当代文论视域中的女性主义	300
参考文献	310
后 记	319

第一章

导论:关于女性主义文论的基本描述

当代法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代表人物露丝·伊利加莱(Luce Irigaray)有句名言:“在我们这个时代,两性差别即使算不上最热门的话题,也肯定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按海德格尔的说法,每个时代的人都会热衷于探讨一个问题,而且仅仅是一个。对性别差异的研究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从理智上获得拯救的关键课题。”作为一位激进的女性主义学者,露丝·伊利加莱的表述显然不无夸张之处,但她却准确地道出了女权主义政治运动以及包含女性主义文论在内的女性主义学说在当代西方政治生活领域与文化思潮中拥有的显赫地位。

第一节 为什么是描述而不是定义

作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模式与理论流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具有观照历史与文化、现实与文本的独特视角与基本立场,也拥有自己的理论前提与方法论特色。然而,要对它进行定义却十分困难。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受到后现代社会文化思潮反对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影响,许多女性主义文论家认为,

明确的、具有超稳定的性质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靠性的事物与概念是不存在的,因而对事物与概念是难以进行定义的。定义本身就意味着局限,意味着对无限丰富性与多变性作机械性的简单理解。追求所谓的理性、逻辑性与系统性,本身就是陷入了父权文化的思维陷阱,因为这些性质一直是为父权文化所占据并自我标榜的。因此,她们以瓦解、颠覆为己任,力图冲破父权文化设定的种种超稳定的社会与文化结构,尤其是要冲破诸如男与女、文明与自然、理性与情感、阳刚与阴柔、优越与卑下等一系列建立在等级制度基础上的二元对立僵化模式。某些深受解构主义哲学思想影响的学者甚至认为,包括女性性别和性别经验这样的术语也是危险的,因为它们本身也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渗透了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并且是用无所不在、无可规避的父权社会的语言进行表述的。当代法国的另一位著名作家和女性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这样写道:“在妇女这片疆域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纳入理论,没有任何科学可以对之作任何解释。人只能说,写作可以吟唱它,可以与之游戏,却不能讲述它或将它理论化。坚持以话语来把握这片疆域无异于妥协于理论的简单化。”导致“永恒性、不可定义性、无限性的丧失”^①。

既然定义与理论化本身都被看成是父权文化的产物与表现形式,那么,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要避免陷入其陷阱,将只能避免自身的理论化、学院化与精英化。当然,关于是否要获得理论话语的形式这一问题,在女性主义学者圈中一直也是相持不下的话题。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文论研究还是走向了学术

^① 埃莱娜·西苏,《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27-228页。

化与理论化^①,因为学者们纷纷认识到,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建树,则不仅难于和其它文化与文学研究流派沟通、交流与对话,也难以守住自己的阵地,只能以边缘的身份在主流之外徘徊。如何既确立自己的学术身份与学术阵地,又避免重蹈父权理论话语的覆辙,成为女性主义文论发展过程中一个富于挑战性的课题。

对女性主义文论进行定义的第二个难点来自于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营垒内部的种种难以统一的立场与观点。因为随着女性主义学说的发展,其中出现了林林总总的派别,有偏重于作家研究与文本分析的,有侧重进行形而上的理论建构的;有长于将文学实践与历史、文化与现实语境综合起来进行考察的,有专事深入文本的语言结构进行剖析的;有主张抛弃父权社会的文化与语言^②而另起炉灶的,也有主张深入“象征性的秩序”内部以实施颠覆的;有注重经济因素、阶级制度对作家与文本的制约作用、擅长进行阶级分析、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女性主义,也有深受弗洛伊德与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影响的精神分析学派的女性主义,还有受到各种后现代哲学与文化思潮影响的女性主义流派或者团体,等等。无疑,它们都以自己特异的立场、身份与角度,发展、丰富与深化了当代女性主义文论研究,但确实也给研究者们进行梳理、归纳与总结增加了许多难度,难以作出一种包罗万象的定义。

^① 美国学者简·盖洛普(Jane Gallop)在《大约在1981年——学术化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Around 1981: Academic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中,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在美国学术化的时间定在1981年左右。她解释说,所谓的学术化是指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开始被认可为正统的文学研究的一部分。她指出,美国女性主义学术圈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引进法国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对以作家作品研究为主的传统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带来了深刻影响,其结果是促成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学术化进程,使女性主义批评在学院里扎根下来。到1991年,美国4年制大学中约有48.9%的学校开设了妇女研究课程。

^② 即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所谓的“象征性的秩序”(symbolic order)。

第三个原因,则是作者认为,作为一种产生于现实的政治要求、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学研究模式,女性主义生成于男女两性在经济、政治、文化上所受的诸种不平等待遇,并以消除这种不平等状态、达到性别双方的和谐、平等、沟通与合作为最终目标。因此,在这一目标没有最终获得实现的情况下,它始终拥有存在的基础,并处于历史性的发展、丰富与深化之中。因此,对之作出一种静态的、盖棺定论式的定义,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与其开放性的姿态与继续演进的趋势不相吻合的。

出于上述三点理由,作者决定放弃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进行定义的尝试,而努力对其产生的渊源、基本特征、批评实践、理论追求与现实发展作出描述。

此外,这里还有两点需要预先加以说明。首先是本书运用的术语的先后变化。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阵营内,一个主要的分支首先是美英学派。虽然美英学派内部在研究重心和方法上还存在不少差别,比如英国学者受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观的影响更加明显等等,但这一派别却有一个基本的特征,那就是从对具体作家和文本的批评实践发展起来,体现出重文本而轻理论的鲜明特色;随后,另一个崛起的是法国学派。该派别的代表人物不以具体的文本批评和作家研究、文学史的钩沉等为旨归,而表现出形而上的理论追求与思辨特色,更多地表现出理想主义的哲思。由于法国学派的理论贡献,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法国理论著作在美国的翻译与传播,美国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者也逐步借鉴了其研究思路,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逐渐学术化、理论化,加速了其向高等学府推进的步伐。因此,总的来说,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呈现出一个从批评向理论发展的总态势。与此相应,本书也将在女性主义文论发展的不同阶段,分别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feminist literary theory)的术语。

其次,是关于美英学派与法国学派的划分问题。本书所涉及的美英学派与法国学派之间,并不是各自孤立而隔绝的关系,而是处于相互借鉴、吸收与影响之中。不少美英与其它国家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者体现出法国学派的理论追求,而亦有法国学者表现出对具体作家与文本研究的注重。因此,美英学派与法国学派女性主义的差别,更多地应看成是方法论上的差异,而不仅仅是国别的不同。对于这一问题,本书第二章还会有更加详细的说明。

第二节 主要内容与基本特征

究竟何为女性主义文论?与当代西方其他文论模式相比,其特色与贡献表现在哪些方面?如果说社会历史学批评强调的是文学与历史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精神分析学批评认为文本是作家欲望复杂作用的产物,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指出文学功能的实现存在于读者对作品的主动介入、与作家心灵对话的过程之中的话,那么,女性主义文论以什么作为自己的理论前提?

应该说,女性主义的理论思考开始于对男性(male)与女性(female)、生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等一系列概念与范畴的重新认识。女性主义学者认为,性别压迫和阶级压迫一样,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压迫形式之一。长期以来,女性生活在一个以父权制为中心的**生物本质主义**^①(biological essentialism)传统之中。这一

^① 在女性主义学说中,这是一个和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相对的概念。它认为性的本质是天赋的、自然的。两性的性本质有着根本不同,由此而造成了男性与女性气质的天然区别。女性更为屈从,男性则更具攻击性,这是以两性的生理为基础的。

传统认定女性的基本职能在于传宗接代。这一“无可改变”的生物学事实,决定了她屈从、被动、缺乏探索精神、只能局限在家庭生活空间之内等本质特征,因而是天然“卑下”的。这一抹杀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生物本质主义或称生物决定论的观点,纵贯漫长的历史,横行于各种社会与文化之中,它使得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仿佛有了言之凿凿的天然合理性,俨然妇女的命运是由她的子宫而不是由文化所决定的。

据此,女性主义学者针锋相对地指出:男女两性社会结构上的不平等,其实并非生物性的必然结果,而是菲勒斯中心主义^①的文化造成的,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男女两性之间确实存在生理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没有高下之分。是父权意识形态依据自身性别群体的需要,对两性的社会性别地位与内涵进行了有高下之分的、人为的二元对立的限定。有鉴于此,法国著名的存在主义作家和社会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 De Beauvoir)在其惊世骇俗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 1949)中分析道: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和各个不同的文化中,男性总是被理解为积极的一方,代表着常态和普遍的人性;而女性则具有第二等的形式,是常态之外的“他者”,不拥有明确的意义,而只能通过与男性的关系来获得定义。于是,女性主义学者运用了“男性特征”(masculinity)与“女性特征”^②(femininity)两个词,以分别指代父权意识形态在两种生物性别身上强行捺上的文化印记。因此,在女性主

^① 语出拉康的菲勒斯。菲勒斯,英文为 phallus,原来指男性生殖器的图象。古代崇拜生殖的文化中成为生殖力的象征,后来发展为男性权力的象征,被赋予决定一切秩序与意义的地位。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它是一个“超验的能指”。“菲勒斯中心主义”强调父权统治和男性价值中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把它们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提倡男性特权和男性风格,贬低女性成就和女性风格,纵容男性道德沦丧而鞭挞女性的自由行为,允许男性对女性的占有但反对女性的自由。

^② 中文也有将这两个词分别翻译为“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

义研究中,一般用 female 一词指代生物学意义上的女性,用 feminine 与 femininity 表示菲勒斯中心的历史文化赋予并期待于女性的性别特征或气质,而以 feminism^① 一词体现女性主义学说自觉的性别视角、政治立场与文化批判内涵。英文 feminism 一词在 20 世纪初,曾被从日文转译成汉语的“女权主义”。但现在日本学术界已一般采用音译。“女权主义”一词是在 20 世纪初西方妇女争取选举权及其他人身基本权利的特定背景下,根据妇女解放运动的政治主张与要求被意译出来的。但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三十年全世界妇女学者的不懈努力下, feminism 一词的内涵已急剧扩大,难以再用“女权主义”这一术语加以包容。中国旅美学者王政认为:“feminism 有别于各种‘主义’,它不是由几条定义和一系列连贯的概念组成的一种固定不变的学说,更不是排斥异己、追求占据思想领域中霸权地位的‘真理’,而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涵盖面极广的、各种思想交锋、交融的场所。它历来同时包括理论与实践。‘主义’二字已是不准确,而‘女性’、‘女权’则更是未能表达 feminism 的丰富内涵和社会文化改造的宏大目标。”^②

鉴于汉语中没有与 feminism 的历史文化内涵相对应的词,中国学者根据自身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分别将之译为“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女权/女性主义”、“女子主义”、“男女平权主义”等。现在学术界通用的是“女性主义”与“女权主义”两种译名。主张用“女性主义”的学者认为:“女权主义”的“权”字作“权利”(right)、“权力”(pow-

^① “女性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 19 世纪 80 年代。1882 年,主张妇女争取投票权的法国女性厄贝丹·奥克莱(Hurbertine Auclert)在其出版的期刊《女市民》(La Citoyenne)上首次自称为“女性主义者”(féministe)。10 年后,巴黎召开了一个妇女议题讨论会。与会的妇女们也首次用“女性主义者”之名自冠。该词约于 1894—1895 年间传至当时的英伦地区。后传入其他欧洲国家和部分拉美国家,1910 年以后在美国流传开。

^② 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序,三联书店,1998 年,第 8 页。

er)解,但 feminism 并非简单指女性向男性争取权利或权力,而是改造男性中心的等级制文化和社会体制,消除对妇女及其他受压迫群体在经济、政治及文化上的歧视的深刻广泛的斗争。“女性主义”则因强调女性的视角而显得比较宽泛灵活,并更多地体现出文化与学术的品质。坚持用“女权主义”的学者理由有二:其一,既然 feminism 本来起源于社会政治斗争,理论与学术应当是这一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中译名应该表现其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政治力量的含义;其二,“女性主义”一词具有本质先于存在的嫌疑,它意味着生理上的女性天然具有独特一致的立场与角度,而这种生物本质主义的立场,正是近年来的 feminism 理论所竭力加以反对的。

作者认为:译名的分歧,不仅反映出学者们对 feminism 一词理解的侧重点的不同和策略考虑上的差异,而且体现出 feminism 学术内部关于本学科的内涵、外延认识上的差异,以及关于女性本质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立场之间的分歧。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为了表达有关 feminism 的学说的开放性、多元性及动态演进品格,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不少关于 feminism 的理论研究文集,都以复数 feminisms 来表示编撰者对这一理论流派多元性质的看法,如 1991 年初版的、罗宾·沃何(Robyn Warhol)与黛安·亨道尔(Diane Herndl)合编的《诸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①、桑德拉·坎普(Sandra Kemp)与朱迪丝·思奎尔斯(Judith Squires)合编的《诸女性主义》^②、鲁丝·罗宾斯(Ruth Robbins)的著作《文学中的诸女性主义》^③等等。本书在涉及当代妇女解放的政治运动时用“女权主义”一词,而在涉及以女性的视角与立场从事的文化研究与文

① *Feminisms: An Anthology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Hampshire: Rutgers, 1997.

② *Feminism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③ *Literary Feminisms*, Macmillan Press Ltd., 2000.